

走建評書

連麗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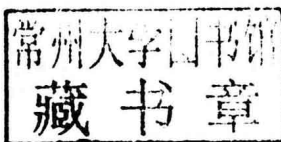


連麗如 口述 梁彥 編著

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

走建評書

連麗如



連麗如 口述
梁彥 編著

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进评书 / 连丽如口述; 梁彦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043-7790-6

I. ①走… II. ①连… ②梁… III. ①评话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J826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2408号

走进评书

连丽如 口述 梁彦 编著

策 划: 贾建国

责任编辑: 叶怡雯

封面设计: 宋晓璐·贝壳悦读

出版发行: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电 话: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
邮 编: 100045

网 址: www.crtp.com.cn

电子信箱: crtp8@sina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秦皇岛市佳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: 177 (千) 字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43-7790-6

定 价: 33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本书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刘 侗

编委会副主任：吴 蕾

编 委：张 怡 丁 琳 王 静



目 录

第一讲	评书与京剧	//	1
第二讲	评书的意境	//	25
第三讲	评书的打功	//	51
第四讲	说透人情方是书	//	75
第五讲	评书的人物刻画	//	97
第六讲	评书的诗词歌赋	//	123
第七讲	评书的包袱儿和“三碰头”	//	139
第八讲	评书的与时俱进	//	161

第一讲 评书与京剧

自幼随师学艺，练就奔走江湖。不怕街前把人丢，说出它三篇锦绣。
一靠发托卖相，二凭唇齿舌喉。一文一武信口谄，书资全凭大家帮凑。

这首开场诗是过去老艺人常用的一首诗。说书艺人就凭这张嘴，说出三篇锦绣，挣钱糊口嘛，书资全凭大家帮凑。

从今天开始，我讲一讲评书。题目叫什么呢？《走进评书》。就是大家跟着我，一块儿走进评书的艺术殿堂。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？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了解评书，喜欢听评书，却不知道评书是怎么回事儿，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头文学艺术。另外，有很多年轻人想学评书，那么，什么人才能学评书？学评书应该怎么学？学什么？学完之后怎么用？再简单说，我学了能耐，学了评书，上哪儿挣钱去？尤其是二十多岁才应该学评书呢，小了不懂事儿，得懂得人情世故之后才能学评书。花费几年的时间学评书，学会之后没地儿吃饭去。同样有这个工夫，要上大学，博士后都毕业了。所以这次主要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评书的艺术殿堂，去了解评书，通过了解，让大家对评书这门艺术感兴趣。

说起什么人能学评书，不是会说话就能学评书，评书对于后继者要求很高。头脑反应快，口齿清楚，聪明伶俐；最主要的，他得爱学。其实学评书跟搞对

象结婚一样，一个男孩子爱上一个女孩子，你得追求她；那么你想学评书，就得追求这门艺术。男孩子追女孩子，女孩子有反应；那你追求这门艺术，这门艺术有反应吗？有。因为评书需要各方面的知识，需要各种语言，需要各种表演方法。当她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给她什么，你给够了她，她也就爱上你了，你的艺术也就成就了；同理，恋爱也就成功了，结婚了。这跟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学京剧，我的嗓子好，唱青衣；我的嗓子不太好，但我很活泼，可以演个丫环；我喜欢武打，可以学刀马旦。但评书不行，评书就是一个人的艺术，说好就说好了，说不好就没人听。所以这门艺术很难，世上艺术千种，唯有说书难习。

学了评书以后，如果达到了评书演员的水平，成名了，当然可以去说书；但如果学了评书，做不了评书演员，怎么办？其实学评书对各行各业都有好处。做领导，要讲话，得让同志们爱听；给部下点拨一下儿，他理解意图，就能完成工作任务。一句话能解决，比一百句话才能解决当然管用，人家爱听，效率就高。做主持人也一样，我在各个场合接触了不少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，他们听完评书以后都说：“连老师说书为什么那么好听？说话为什么那么好听？”说书说的。说书的任务是什么？就是让观众爱听。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评书是为观众服务的。所以学了评书以后，干什么工作都行，做采购，做推销，全凭这张嘴。很多相声演员常说：“万象归春。”好像春就是相声，难道我们全说相声去？实际上，我理解春就是说话，说话让观众爱听，观众才能听你说书。那么怎样能够爱听呢？评书有一个特定的艺术规律，四个字，叫“把点开活”。把，拿眼睛看；点，是观众。演员要看看观众是什么水平，主要成分、主要身份是什么，才知道应该说什么书。

把点开活有两种，一种好办，比如今天我到戏曲学校讲课，可以讲《伐子都》，武生的好戏。有很多人学了《伐子都》这出戏，不知道这么漂亮的子都为什么会扣喉而死。再比如我到一所中学讲课，可以说《鲁达除霸》，因为课本里有。我到新加坡给小学生讲课，讲《石猴出世》，因为课本里有；给中学生讲课，讲《关云长刮骨疗毒》，因为课本里有。这种把点开活好办。另一种就是同样的内容，

在不同的场合说给不同的观众，得让他们都爱听，这种把点开活是最难的。今天我就现场把点开活一回，讲一讲评书和京剧的关系。

谈到评书和京剧的关系，首先，为什么走进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，我有感慨？因为这里的首任校长郝寿臣先生跟我的父亲是忘年交，您们在一起研究艺术，研究鲁智深，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。郝寿臣先生把曹操演活了，我父亲把曹操说活了；郝寿臣先生把鲁智深演活了，我父亲把鲁智深说活了。为什么？京剧和评书的结合。我记得著名京剧评论家刘乃崇先生问我：“丽如啊，我想问问你，连派评书艺术的精、气、神，从何而来？”我说：“从京剧和评书的结合而来。”

天有三宝：日、月、星；地有三宝：水、火、土；人有三宝：精、气、神。我总结出来，我有三宝：听书、看戏、读课文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拼的是文化。当你掌握了艺术技巧之后，只有文化水平高，才能成为这个艺术流派的顶尖人物。现在我的徒弟王玥波、李菁、贾林、梁彦，连我的徒孙张硕，他们天天抱着书看，不看书，不学习，你的艺术永远前进不了。那么，人物的精、气、神，归到哪儿呢？归到人物的魂。人如果没了神，就没了魂；有了神，就有了魂。尤其当艺术达到有了魂这个高度，就会使观众跟着你魂牵梦绕，他会跟着你走。我们爱听张火丁，张火丁唱得全好吗，没有缺点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指出她的缺点，但我也还是火丁迷，这就是她的艺术魅力。在宣南书馆，很多老观众，很多年轻的观众，头一句就问，不是问连丽如来没来，都是问王玥波来没来，因为他们喜欢玥波。玥波的书就说得十全十美吗？有很多缺点都可以给他指出来，很多地方都需要提高，但他有他的人格魅力。观众喜欢他，喜欢他的哪一点？喜欢他说书的这一点魂，跟张火丁唱出的这一点魂一样。所以人有了精、气、神，有了魂，让大家跟着你魂牵梦绕，艺术才能达到顶峰。怎么能够达到呢？京剧和评书的艺术结合。

纪念郝寿臣先生诞辰115周年时，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找到郝老的家属说：“谁能替郝寿臣先生主持这一台京剧演唱会？”他们说：“只有请连丽如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见过郝老，因为我父亲跟郝老是忘年交。我虽然没有到剧场听

过郝老的戏，但从我父亲的身上，我看到了郝老的光辉。所以那天主持的时候，我不用背稿子，就把这场京剧演唱会主持得很得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有，我懂得郝老的艺术精华和人格魅力，我才有了这份儿神；有了这份儿神，才能够体现出语言的灵魂。

今天我说一段《三国演义》的精彩片断：《诸葛亮智激周瑜》。通过这段书，大家可以了解到京剧和评书的结合，评书演员怎么样才能有了精气神。其实不光是评书演员，京剧演员，乃至所有搞艺术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开书以前要说开场诗：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这是唐朝诗人杜牧之写的一首诗，说的就是火烧战船赤壁鏖兵，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这一把火，就不能够火烧战船，就不能够把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全都烧了，周瑜周公瑾就不能破了曹兵。如果没有大破曹兵，那么孙策之妻、周瑜之妻，大乔、小乔姐妹就得归曹操了。

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，曹丞相率领五十万大兵，兵发江汉。这时候荆州牧刘表已然死了，刘表的二儿子刘琮顺从母命归降曹操，被曹操所杀，曹操轻而易举地得了荆襄四十二州县水旱马步军二十八万，然后曹操招募新兵，加在一起，八十三万人马，诈称百万之众，沿长江下寨，连营三百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！

这几句铺垫话儿好不好啊？所谓铺垫话儿，就是把前边的事情交代出来，然后进入正题，今天要说什么。这是我跟李鑫荃老师学的。李鑫荃可以说是跟我同代，或者说比我父亲晚一代的著名评书大师，按辈分来说，他得管我叫姑姑；按能耐来说，我得管人家叫叔叔。就这几句铺垫话儿，说得那么美，那么动听，您说评书语言有多么大的魅力！说起学艺难来，我跟李鑫荃学了这段《诸葛亮

智激周瑜》，虽然他跟我父亲身上得了不少东西，但我从他身上也学了不少东西。然后我跟他学第二段书，《张松骂曹》，我学到半截儿学不下去了。李鑫荃不是外人，是我大姑姐夫，他的爱人是我爱人的姐姐，一家子。但我上他那儿学说书的时候，我大姑姐面沉如水，不愿意，我就自动退出了，我看着这耷拉脸蛋子，我学不下去了。现在我教王玥波他们说书，我总是满脸赔笑、满脸堆欢地教他们，因为我感受过老艺人传授艺术的这种窘相。窘，也可以说跟电影的那个“囧”差不了多少。为什么？因为老艺人学艺太难了，他们好不容易学到这点儿本事，并不是他们舍不得，而是学得太难了。今天要把艺术传承下去，就要舍弃这个难。所以我每次说到“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，曹丞相率领五十万人马兵发江汉”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我们学艺的苦处，想起今天学艺的优点。

我过去说书，用王玥波的话，同志们，难啊！每个月要说六十个小时的书，一天两个小时，没有休息，回家还得带孩子做饭，那时候没有洗衣机，没有速冻饺子，手上带着面嘎巴儿说书去，每个月要说六十个小时。您今天唱完了《借东风》，明天还可以唱《借东风》，说书可不是，要沿着往下走，每天都要往脑子里装下边要说的东西，每天这瓶酒都得打去，每天两个小时，一个月六十个小时。现在的孩子们说书，难不难啊？很难，但他们一个月四个小时，他们难在什么地方？他们都有工作，像梁彦，得在中华书局做编辑；王玥波和李菁，得满世界挣钱去。他们要买房买车，要养家糊口。时代不一样，但他们现在学说书的条件终究还是比我们好，因为他们可以听，可以看，可以拿着 iPad 查资料。我们不然，满琉璃厂能找着一本书，看完回来记住俩字儿，就很高兴。我也是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。

那么曹操沿长江下寨，连营三百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为什么？要灭孙权，夺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。刘备刘玄德带着关云长、张飞，大将赵云赵子龙，弃新野，走樊城，败当阳，奔夏口，到江夏郡投奔了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。就这么一点儿地儿了，而且还是公子刘琦的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。

学评书的朋友们记住这两句话，这叫评书的基本语言。评书的基本语言很多，像“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”、“弓开如满月，箭走似流星”、“胸藏锦绣，腹隐珠玑”……，这种语言非常多。学评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。张怡跟我学书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想学评书吗？规规矩矩坐这儿听我三年，听不下去你就走。”中国固有的传统评书艺术，你就得听，听我是怎么说的，因为我就是这么学来的。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从而进一步研究如何科学化地传授、传承评书，更上一层楼。这需要什么？需要我的努力，需要所有观众的努力。北京评书——演员、书目、场地，也包括观众，没有观众的支持，北京评书走不到今天。

曹操要灭江东，夺孙权的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。孙权手下文官要降，武将要战，孙权一时拿不定决策，急得孙权寝食俱废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惊动了孙权的母亲吴国太，吴国太来看望孙权。孙权一看母亲到了，站起身形：“儿参见国太。”“啊，儿啊……而今曹兵压境，是战是降，儿可作出决策？”“国太，文官要降，武将要战，儿我一时拿不出决策。”

这就是京剧和评书的结合。孙权是花脸，吴国太是老旦。借鉴京剧的唱念做打，不是生搬硬套的。为什么说通过京剧和评书的结合，能够使人物的灵魂出来，他的神出来了？就在这点上。把我们对于孙权、吴国太的理解，对于当时三国形势的理解，借鉴京剧舞台的表演，融为一体，化到孙权和吴国太的身上，这个人物的神就出来了，这就是连派评书精、气、神的神。容易吗？不容易，而且不能完全跟台上的花脸一样，要体会孙权年纪轻轻，创业难守业尤难——父亲创下来的事业，哥哥创下来的事业，现在曹操大兵压境，如何抵抗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兵，保住东吴的事业？这是他忧国忧民的心情。同时要体现出孙权既是英雄，又是孝子。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本来姐儿俩，都嫁给了长沙太守孙坚，现在这个吴国太不是孙权的亲妈，但孙权事母最孝，就得在“儿参见国太”这几个字当中完全体现出来。如果你不理解孙权，不知道戏台上孙权应该怎么演，把这些结合不到一处，人物的神态就出不来。同理，吴国太也是一样。吴国太

不是门口卖冰棍儿的普普通通的老太太，那是国母；吴国太也不是我妈，一个字不识；吴国太跟着长沙太守孙坚，那是行伍出身的老太太，她什么不懂啊？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大儿子创下事业，今天传到孙权的手里，而今曹操大兵压境，儿子急得寝食俱废，我这个国太应当怎么办？“啊，儿啊……”你得把她的心情全都给抖落出来。

我记得当初去马来西亚讲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马来西亚有个说相声的，是马季的学生，叫姚新光，他听马季说：“你要是想了解评书艺术，就应当把连丽如老师请到马来西亚。”结果他就来请我。他说：“我求求您，能不能给我说段书？确实没听过您的书，可您的大名我知道，能不能说两分钟？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给你说两分钟。”从“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”，到“儿参见国太……儿啊，而今大兵压境……”，我就说到这儿。他俩眼都直了：“连老师，我们请您，您赶紧去吧。”这就是神，这就是魂。容易吗？不容易。

我父亲跟郝老在一起研究三国，研究曹操。我记得相当清楚，当时排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父亲每周去奋章大院儿郝寿臣先生家，郝寿臣先生的儿子出国了，去美国走了八年，这八年间我父亲从未间断，您儿子的义务我父亲全都接下了。交水费、电费，为老先生分忧解难，全都是我父亲办的。爷儿俩在一起干什么？研究三国。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，打成“右派”以后，家里没钱，就买了一张月票。我们家在果子巷住，坐23路到薛家湾儿，然后到郝老家，每礼拜去一趟。那天突然雇了一辆三轮儿，把我们家所有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全搁在三轮儿上了。我说：“您干吗去？”父亲告诉我说：“郝老问我，黄盖的这封诈降书，‘盖受孙氏厚恩，本不当怀有二心，然以今日事势论之：用江东六郡之卒，当中国百万之师……’，最后一句话是‘泣血拜白’，可有的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是‘泣血拜曰’。到底应该是拜曰，还是拜白？”郝老问我父亲，我父亲就把家里所有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全都搬到郝老家，爷儿俩一块儿查。这种精神，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。

因为我从小长在棉花八条，“棉花地”是梨园界和曲艺界很多名家居住的地方，我对门儿是贯盛习家；斜对门儿是名丑马富禄家；拐过弯儿来是白派鼓

师白登云家；再往斜里一走，上五条是叶盛兰家；再往棉花二条走，是张君秋家……大部分京剧演员都住在棉花地。当我开始学评书的时候，我非常幸运，就是我父亲的朋友来串门儿的时候，允许我沏茶倒水了。就在那时候，我认识了徐兰沅先生，梅兰芳大师的琴师。徐兰沅先生到我们家作客，跟我父亲聊天儿，聊什么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说祢衡击鼓骂曹，打鼓用的这曲牌，现在都用的是“夜深沉”，俗名叫“风吹荷叶煞”。实际上，汉末祢衡打的这个曲牌叫“渔阳三挝”，已经失传了。我那时刚十七岁，我不懂，但我听徐兰沅先生跟我父亲谈，我记住了渔阳三挝，记住了风吹荷叶煞，这就是夜深沉的小名儿。所以说听老先生讲课，听老先生聊天儿，确实聊天儿长学问。扳杠也长学问，一扳杠，这能耐就长了。我记得谭元寿先生跟我说：“当初连大爷（您管我父亲叫连大爷）上我们家去，我爷爷谭小培就问连大爷，说：‘汉朝有没有凌烟阁？’连大爷说：‘没有，汉朝只有功臣阁。’”说到击鼓骂曹，现在我就很纳闷儿，有的京剧大鼓演员在台上唱《击鼓骂曹》的时候，渔阳三（cǎn）挝（zhuā），还唱成渔阳三（sān）挝（zhuā），我真想恳求恳求他们，学点儿文化吧。

刚才我说了，我有三宝：听书，看戏，读课文儿。每天都要看书，读课文儿，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，评书需要各方面的知识。我们的知识太少了，因为中国的文化底蕴太深了，不够，永远不够，但是得学。我曾经出现过很多错误，“孟母仇氏”，我念过“孟母仇氏”。我说书的时候小，观众等我下台以后告诉我：“姑娘，那是孟母仇氏，那不出头儿。”仇，单立人儿，这边儿一个几字，不出头儿，不是九。结果我给念成孟母仇氏了，寒碜不寒碜？寒碜。知道寒碜就改呀，有时候读音稍微有点儿恍惚，马上就查字典。我记得上海去演出的时候，碰见了孙道临老师，孙道临老师说：“我在北京的时候，受过连先生很多教育。我在北京念书，每天都听连先生的书。连先生每天手里攥着字典，打那时候开始，我孙道临每天手里攥着新华字典，我在演电影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任何错误。”他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？还要听书，看戏，不看戏，就领悟不到京剧演员演的人物。

借鉴京剧的唱念做打，笼统地说，念——张怡准备说《包公案》，我说：“你

把那堂口儿的话好好学学，包公应当怎么过堂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应当怎么喊堂威；说到‘打龙袍’的时候，得把这灯信儿报的灯名儿报上来：一团和气灯，和合二仙灯，三阳开泰灯，四季平安灯……”像刚才我说孙权和吴国太，花脸和老旦，似像非像。念，有很多可念的东西，如《法门寺》刘瑾念状子。那一般的道白呢？“我姓曹，我叫曹操，字孟德”，这么说，没人爱听。借鉴京剧的念白，“姓曹名操字孟德”，似像非像。说到张飞，“姓张名飞字翼德”，把神似要表现出来。要理解三国，要知道京剧演员是怎么演的，把这些结合到一起，人物的神就出来了。

孙权的母亲跟孙权说：“儿啊，而今大兵压境，文官要降，武将要战，难道你就忘了你哥哥孙伯符临终之言了吗？”一句话提醒梦中之人。孙权想起来了，自己的兄长“小霸王”孙策孙伯符临死的时候，嘱咐自己的母亲告诉自己，东吴有了国家大事，内事不决议张昭，外患不决议周郎。孙权很感激母亲：“儿谢国太。”

花脸的表演和道白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

孙权的母亲回去了，孙权马上传下命令：到鄱阳湖速调周瑜回柴桑议事。其实呢，周瑜周公瑾早就回来了，孙权不用下令，周瑜已然由鄱阳湖回到了柴桑。因为当初周瑜周公瑾年纪轻轻，二十一岁；“小霸王”孙策孙伯符也是二十一岁，两个人加在一块儿四十二岁，带着三千人马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。那么周瑜而今是江东的水军大都督，是东吴的擎天白玉柱、架海紫金梁。

您听，评书的语言多么好听。有人说我说书特别有节奏感，听书会感到震动，就爱听。可说书不能老有节奏，“噫噫噫噫噫……”，把心脏都说跳起来了，这时候就得抖个“包袱儿”（制造笑料）给您泄泄劲儿，醒醒脾。所以评书演员不见得非得“一招鲜”，很多招儿呢。玥波能给观众带来欢乐，他知道这包

包袱儿怎么用，大家伙儿就喜欢他。说书不能总是一个节奏，也不能天天总抖这包袱儿，人家就不乐了；适当的时候醒一下儿脾，“啪”，包袱儿这么一抖，特别能够调节听书的气氛，也就是说观众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。把点开活，我看观众要闭眼，马上抖一包袱儿，让您一乐，您就不闭眼了；这位不爱听了，我马上想办法把您勾回来，这是现场把点开活最难的。

周瑜回来了。周瑜这个人物，年纪轻轻，帮助孙策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，掌江东兵权。周瑜知道曹操大兵压境，孙权你不调我回来我也得回来，我面对孙权，我得主张东吴几万大兵要抵抗曹操的百万大兵，周瑜是决心抗曹的。

谈起周瑜这个人，《三国演义》对东吴人士的描写是有偏见的，尤其是对周瑜，有点儿贬低了，因为要给他树一个对立面儿，诸葛亮。《三国演义》上说周瑜心量窄小，其实周瑜不是这样的人，那么我们要增加关于周瑜的知识，从哪儿来？看《三国志》，需要评书演员读课文儿。周瑜周公瑾，舒城人，跟“小霸王”孙策孙伯符是同窗好友。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，长沙太守孙坚是一镇诸侯，跟曹操会合天下诸侯，都盟主是袁绍。十八镇诸侯讨董卓，孙坚走了，孙策孙伯符带着母亲，带着兄弟，上哪儿了？到舒城来住，舒城是周瑜的老家。周瑜一看是老伯母来了，把自己道南的一所最大的宅院让给了孙策家住，而且请老伯母坐下，跪倒在地磕头。所以您看后来诸葛亮过江吊孝，其中有一吊：“吊君幼学，以交伯符；仗义疏财，让舍以居。”有一个评书演员说《三国演义》，说周瑜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庄主，“小霸王”孙策带着三千人马创江东事业，天降大雨，没地儿去了，到周瑜的庄上避雨来了，看见一个年轻漂亮风流倜傥的“小鲜肉”周瑜，跟周瑜认识了。等后来说到卧龙吊孝，说到“吊君幼学，以交伯符；仗义疏财，让舍以居”，说不下去了，为什么？他没读课文儿。所以说评书为什么难，难的是需要有很丰富的知识，读完这本儿读那本儿，读完那本儿读这本儿。

周瑜年纪轻轻能够做到东吴的水军大都督，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《三国志》里说得很清楚，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，周瑜是个大音乐家。比如咱们学校进行比赛，有唱程派的，有唱老生的，还有唱歌曲的，把周瑜请来当评委。周瑜闭着眼睛听，台上唱程派的选手有一个小“撒儿”没唱出来，周瑜马上把眼睛就睁开了，大家一看，得了，刨分儿吧。周瑜这个人特别好，老将程普曾经说过，“与公瑾交，如饮醇醪”。跟周瑜交朋友，就跟喝最好的茅台、最好的五粮液一样；我们不能说喝XO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中国人！

所以评书处处都渗透着中国的文化。

周瑜回来了，头一个接周瑜的是谁？鲁肃。

大多数人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很少注意到鲁肃和孙权也有一个划分天下大势。“三顾茅庐”，诸葛亮和刘备划分天下大势，《隆中对》——“自董卓造逆以来，天下豪杰并起。曹操势不及袁绍，而竟能克绍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……”今天咱们不讲《三顾茅庐》。但如果需要说的时间长，比如说三个钟头，那么就可以把这段内容加进去；如果需要说的时间短，那么就把这段内容掐了去，这就是评书现场的妙用。

鲁肃鲁子敬来接周瑜。

说到鲁肃的时候，说的是谁？谭富英。谭富英先生塑造的鲁肃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实际上鲁肃没那么傻，没那么老实，没那么忠厚。鲁肃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大政治家。但谭先生塑造的鲁肃我们忘不了，就跟忘不了萧长华先生塑造的蒋干一样。其实您要看《三国志》，蒋干“有仪容，善才辩”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而且能说。不是像萧长华老师似的，弄一个豆腐块儿往这儿一搁，小花脸。但萧老理解三国，刻画三国，研究三国，一个演丑行的艺术家，能够

一宿的工夫把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改出来，唱老生的、唱旦角儿的、唱花脸的，谁不服萧老？能耐在那儿呢。

鲁肃见到周瑜了，周瑜问的头一句话：“子敬，我来问你，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？”周瑜关心的就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咱们看《三国演义》都知道，曹操沿长江下寨，连营三百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，八十三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；实际上江东能打仗的人马只有五万。五万兵跟八十三万人马这个比例，甭说打仗，就是让曹操的八十三万人在江边排好了队，把脑袋一伸，您宰吧；周瑜的五万兵，每人一口刀，挨着个儿“噗噗噗”剁，把周瑜的兵胳膊都累折了，斩不尽杀不绝，众寡悬殊，就这么难。所以您就会理解周瑜跟诸葛亮联合在一起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是多么难。鲁肃跟周瑜说：“您甭问我，我已然把诸葛亮请到了咱们江东。”“哦……孔明先生。”

叶派小生。您马上就会想到叶盛兰，年轻、潇洒、漂亮，那才是纯粹的京剧的“鲜肉”呢。谁能忘记叶盛兰？

“子敬，你把孔明先生请到都督府。”“遵命。”

老生。

周瑜回归都督府，鲁肃去请诸葛亮。周瑜回到都督府，头一拨儿来的是东吴的谋士张昭、张纮、顾雍、步骥，当然是想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周都督，我们要归降。为什么呀？打不了。其实张昭并不是不爱江东，他不是真正的投降派，张昭是东吴的忠臣。文官们来了，周瑜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你们说归降，我也归降。第二拨儿来的是老将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当然是劝周都督打，周都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明天面见孙将军，我主张打。”老将黄盖用手一拍脑袋：“此头可断，此身不降！”